

逢中必反 貽笑天下

——起底美国“外部威胁论”骗术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宋盈

大蒜、起重机、教育辅导网站、社交媒体软件TikTok、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在一些美国政客眼中,这些常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只要沾上中国,就都有一个明显“共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近年来,美国政客在涉华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罗织莫须有罪名,演绎出各式各样的“威胁论”,其荒唐程度屡屡跌破世人认知底线。有识之士将这种思维定式称为ABC(Anything but China)心态,即逢中必反。

回溯历史,炮制虚假叙事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渲染、夸大外部威胁,似乎可以帮助美国利益集团在国内塑造共识、协调政策、动员力量、谋取利益,但此类行径“消耗”的是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地位,也让世界变得更不太平。

“中国焦虑症”

近年来,美方对“中国威胁”的虚构渲染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最常见的是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事实上,这是为美军及相关利益集团谋取巨额军费制造借口。今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2025财年国防预算,总额为849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空军预算达到1881亿美元,数十年来首次超过陆军。但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仍不满意,他在今年4月国会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抱怨国会拨款“不给力”,反复宣称“中国威胁步步逼近”“美国优势荡然无存”。

最近,一些美国政客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谬论,甚至声称中国新能源汽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一本正经地向媒体表示:“试想,北京能让300万辆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国汽车同时熄火。”一些美国议员称,中国动力电池可能“威胁美国能源网络”。尽管业内人士并不认同,美国杜克能源公司还是在今年2月宣布停止在北卡罗来纳州使用中国企业的储能电池。

在美国港口常见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上,美国政府也声称发现了“安全威胁”。事实上,美洲港务局协会去年3月就指出,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被用作间谍工具,即使是现代起重机也无法跟踪货物的来源、目的地或性质。但美国政府不惜劳民伤财,仍决定更换全美各港口的中国制造起重机。

“涉华等同于威胁”的指控以同样偏执和荒诞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和文娱领域。关于TikTok,一方面,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可能导致TikTok被禁用的法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特朗普为了总统竞选先后入驻TikTok。多年来在美开展课外辅导业务的“家教网”公司也因其被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投资公司收购,被美国议员认定“威胁国家安全”……

就连从中国进口的大蒜也成为一些美国政客烹制“中国威胁”的原料。去年12月,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妄言,这些大蒜用人类排泄物作为肥料,因此对

美国构成“安全风险”,要求商务部进行调查并采取保护措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罗里·特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已患上慢性中国焦虑症”,几乎任何以“中国”为前缀的事物都能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触发“恐惧反应”。美国已失去对“威胁”的判断理解力,其针对所谓“中国威胁”出台的各类措施正在使美国变得更加封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也表示,当下美国在涉华问题上过于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两党在对华政策等问题上意见相对一致,这“不能说明他们是对的,而可能是他们陷入集体妄想之中”。

“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从全球范围看,炮制“外部威胁论”是美国二战后通过操控民意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1947年2月,陷入经济困境的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为避免两国向苏联阵营,美国政府决定向国会申请批准一项对希土两国的援助法案。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伯格建议总统杜鲁门,想让这项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的最好办法就是发表公开演说,并且“要把美国人民吓得魂飞魄散”。

杜鲁门采纳了建议,于次月在国会发表演说,竭力渲染希腊西方势力倒台的前景,称土耳其政局也将受到严重影响,混乱和无序会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甚至欧洲。他敦促国会通过一项4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援助希土两国,并称:“如果我们领导力出现动摇,可能会危及世界和平,也必将危及国家福祉。”

援助法案成功获得国会参众两院批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杜鲁门那次演说是“煽动威胁”的首次实践,也预示了冷战的开端。

1950年4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苏联战略的指导性文件——国安会第68号报告(NSC-68)。这份文件宣扬所谓“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建议美国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并对“苏联侵略”予以军事回应。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解释,国安会第68号报告要实现冲击政府高层思想认识的效果,使总统的决策得到贯彻落实。他还说,在阐述观点时应“以简单粗暴来代替细节和精确性”。

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认为,这份报告故意夸大了苏联威胁。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说,这份文件“掺杂着偏执狂、妄想症和对经济真理轻蔑漠视的极端焦虑”,阅读它“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忧虑、担心和恐惧的温室”。

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对外战争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炮制“外部威胁论”都是惯用手法。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共产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东南亚引发连锁效应,而高度

依赖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日本将因此面临威胁。艾森豪威尔及其继任者后来都以此为依据论证美国进行干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终美军在1965年直接参与越南的地面作战,造成越南生灵涂炭,美国自身也深陷战争泥潭。

1970年4月,时任总统尼克松就美军人入侵柬埔寨一事向全国发表讲话,寻求美国民众支持。他说:“如果在关键时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势力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体系。”

数十年后,小布什政府在预谋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也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描绘萨达姆政权的“邪恶”,将其与小布什分子联系起来。

小布什2002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还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其演讲稿撰写人戴维·弗鲁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小布什当时选择“邪恶轴心”这个词组就是为了夸大威胁,以论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

从冷战期间到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炮制“外部威胁论”的策略始终不变。美国核问题专家、犁头基金会前政策主任汤姆·科利纳曾言,美国政府历来拥有一种“特异能力”——“无中生有、夸大威胁,将所有情况武器化,并升级为危机”。

“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二战后,美国奉行扩张和干涉性的外交政策,争夺、维护全球霸权。由于美国本土在地缘上远离冲突地区,加上国内政治相互掣肘、冗长繁琐的议事机制,历届美国政府都利用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的手法来宣扬对外干涉的必要性。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在冷战后失去苏联这个对手。“我们整套体系都依赖于一个可能会攻击我们的苏联,但它已不复存在”。

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美国一些政府部门、企业、智库、媒体等机构从美国的对外干涉行动中获利巨大。政客们通过渲染威胁来抬高国防预算,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军火商的口袋,后者再利用智库、媒体进一步渲染威胁,并在这些政客卸任后为其提供高薪职位,由此形成一个瓜分利益的完整链条。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说,五角大楼和军火商往来密切的各类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无止境地渲染“外部威胁”,这是五角大楼争取更多资源的“最可靠途径”。

炮制和夸大外部威胁,也是美国政客展现所谓强硬形象、获得更多舆论关注、捞取更多政治资本的重要抓手。例如,冷战时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为了竞选总统,毫无根据地宣称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大幅领先美国,指责总统艾森豪威尔无视国家安全威胁。

渲染“外部威胁论”肥了美国少数利益集团,而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伊拉克等遭受侵略、干涉的国家,也包括美国人民。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夸大威胁会导致原本可以

用于其他重要事项的资源被不合理占用,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错误政策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美方为填补所谓“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差距”而激化了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导致双方都投入巨大资源打造庞大的核武库。研究数据显示,以2022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美国冷战期间在核武器领域花费超过10万亿美元。

冷战初期,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赤色恐惧”浪潮,导致美国许多进步人士遭受迫害。近年来,“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今年年初,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待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的方式与麦卡锡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被《华盛顿邮报》称为“麦卡锡式拷问”。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特鲁克斯指出,美国国内针对华裔等亚裔的歧视加剧,后果令人担忧。

对外干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长期深陷战争泥潭,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越战期间,美军的暴行和人员伤亡以及美国国内的征兵与加税政策引发美国民众强烈反战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自2001年以来进行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耗资巨额资金,让军工复合体大发横财,损害美国民众利益,加剧美国社会不平等,成为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升级的一大诱因。沃尔特曾就此评论:“不应忽视帝国式的海外冒险与国内动荡之间的关联”。

谎言和欺骗终究会反噬自身。1798年,詹姆斯·麦迪逊(1809年至1817年任美国第4任总统)在致时任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内自由的丧失,往往源于来自国外真实或虚构的危险所作的防范”。

然而,美国建国者对于虚构危险的警告并未被继任者采纳。在反复的无中生有和危言耸听中,今天的美国正经历严重的信任危机,面临信誉破产。在涉华议题上,美方操弄所谓“起重机威胁”“大蒜风险”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嘲讽,炒作所谓“产能过剩”更是让各国经济学家费解,并遭到业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反对。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清楚如何来衡量所谓的“产能过剩”。在他看来,“产能过剩论”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这一论调对全球贸易而言是潜在的危险。

美国各界人士日益看清美方炮制威胁的本质和弊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渲染所谓“对华恐惧”掩盖了美国因自身原因造成的许多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高级研究员米卡·普科向美国人民建议,更多关注那些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议题,例如不合格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不完善的基础设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以及日益凸显的政治无能。“美国人民每天面临的严峻风险、风险和伤害并非源于国外,而是来自我们的邻居和社区”。

美国政客天天草木皆兵,殊不知在世人眼里,美国自身才是威胁之源。

美债“堰塞湖”缘何令全球担忧

□新华社记者 于荣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报告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2024财年预计将达1.9万亿美元,较2月的预测上调27%。未来十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将增长10%。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2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达34.7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10.3万美元。与此同时,作为衡量经济体债务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美国已超120%。

倚仗美元霸权,美国举债成瘾,不仅埋下债务危机种子,长期看正不断反噬美国政府信用和美国经济。肆意膨胀的美债犹如悬在国际金融市场头顶的“堰塞湖”,美国“寅吃卯粮”还能撑多久,“堰塞湖”是否会溃坝,引发国际社会普遍担忧。

美债狂飙,哪来的底气

美国财政部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于2023年12月29日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0年1月的预测提前了5年。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债正以每100天增加约1万亿美元的速度狂飙。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尼特认为,在债务规模从34万亿升至35万亿的过程中,“100天模式”将重演。

激增的债务让多名国会议员发出美国正“迅速接近危机点”的警告。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众议员比尔·休伊曾和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日前联名在《国会山》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国债正以不可持续的速率爆炸式增长。文章说,国债不断增长是美国面临的巨大威胁,“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表面上看,美国国债飙升的主要原因还是联邦政府长期入不敷出,政府预算赤字“痼疾”难除。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2023财年财政赤字达到近1.7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3%。为了填补赤字,美国政府通常会发行国债筹款,债务“雪球”由此越滚越大。

追根溯源,美债野蛮生长的“土壤”是美元霸权。在美国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或激进加息等超常规货币政策,或压低美债收益率,稀释投资者权益;或抬高美债收益率,加速美元回流,反复收割他国财富。

美国《金融时报》援引希腊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学术研究员康斯坦丁诺斯·格拉瓦的文章说,美元的全球霸权和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或被证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举债成瘾,催生哪些危机

深陷低储蓄率和高财政赤字困境的美国长期维持对外贸易赤字,对外输出美元和通胀,攫取各种资源,同时通过大量发债使美元回笼。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仅埋下了美债危机种子,长期看不断反噬美国经济和政府信用。

近年来,随着美债规模快速扩大,在民主、共和两党恶斗等政治性因素作

用下,债务问题已严重政治化。“债务上限”闹剧反复上演,演变为威胁全球金融安全的“堰塞湖”和“灰犀牛”,向人们展示美元霸权和美国党争这对组合如何祸延世界。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理查德·费舍尔指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借更多钱,债券市场供应过剩最终将推高国债收益率。这将造成债务上升和利息成本上升的恶性循环,政府必须进一步增加支出来偿还债务。

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和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拥有铸币权,可以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但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其他诸多负面后果。

长期来看,美债不断攀升是历届联邦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不负责任的结果。美国政府在化解巨额债务方面表现出的政治无能正严重损耗美国信誉,不仅打击市场对美国政府和美元的信心,也严重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信用体系,拖累全球经济发展。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前发表的《美国国债困境》一文指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迅速增加的债务负担或将削弱美国经济增长,限制政府在重大项目上的支出,并增加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

寅吃卯粮,还能撑多久

从市场供求逻辑看,只要有买家入场,美债就能继续发行。借助美元霸权,美国持续扩张美债规模,企图让全球各国共同承担债务风险。但长期看,如果缺乏实际偿付能力,美债无限扩大,举债还债旧债终难以为继,市场早晚无法消化不断增长的美债供应量。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债务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联邦政府规模占GDP的比重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185%。

美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举债。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此后债务规模不断攀升。长期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由此累积产生的巨额净外债是否可以持续,一直是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承认,美国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约翰·科特利科夫认为,美债的真实规模或被低估,因为官方数据没有充分考虑到政府未来的负债,如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等。如果考虑到这些未来的负债,美债总额或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使得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更加严重。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长期以来美国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增长模式,与产业空心化、国债利息支出快速上涨、支出结构和期限结构扭曲以及依赖美元霸权维持高负债等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决定了美国国债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正如彼得·彼得森基金会一份报告所言,美国财政政策已经走上“不可持续的道路”。

以色列总理:在加沙地带的“激战阶段”接近尾声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23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日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激战阶段”已“非常接近结束”。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以军在包括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在内的整个加沙地带即将结束与哈马斯的“激战阶段”。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以方将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军将继续打击哈马斯目标。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加沙地带结束“激战阶段”后,可能将部分兵力调往

北部与黎巴嫩的边境地区,以达到防御目的,并让撤离的以色列居民尽早返回家园。他表示,“如果可以,我们将通过外交手段让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激战阶段’已‘非常接近结束’。”

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军空袭和炮击黎南部目标进行报复,双方在黎以边境的冲突持续至今,黎南部和以北部边境地区大量居民已经撤离。以色列国防军本月18日发表声明说,为应对以黎边境紧张局势,以军方已批准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

也门胡塞武装称在红海和印度洋袭击两艘货轮

新华社开罗6月23日电 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红海和印度洋袭击了两艘货轮。

萨雷亚说,胡塞武装用无人艇袭击了正在红海行驶的“环球领航员”号货轮,用导弹袭击了在印度洋行驶的“斯科特·托尔”号货轮。萨雷亚没有透露两次袭击的具体时间,表示袭击这两艘货轮是因为其所属海运公司旗下有船只停靠以色列港口。

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一名军官23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悬挂利比亚国旗的“环球领航员”号货轮当天

早上遭胡塞武装袭击,船体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名军官说,该货轮22日在亚丁湾行驶时曾遭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

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多次袭击红海水域目标。今年1月12日以来,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造成人员伤亡。5月初,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扩大打击范围,在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打击过去几个月曾和以色列方面有交易的所有船只,无论这些船是何国籍以及目标港口是何处。

俄罗斯举办第十二届国际海事防务展

这是6月22日在俄罗斯第十二届国际海事防务展上拍摄的军舰。

俄罗斯第十二届国际海事防务展19日至2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来自俄罗斯国内外的200多家企业参展。

□据新华社



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为何持续创新高

服务局数据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自2023年5月4日至今年4月,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每天都在打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其中约47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超出同期最高纪录至少0.3摄氏度。

当前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创同期新高,是自然变化和人为影响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变化主要是指2023年中开始的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发生在热带海洋中的异常现象,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洋表面温度显著升高。截至目

前,虽然厄尔尼诺现象在赤道东太平洋海域继续减弱,但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总体上仍异常偏高。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指出,导致海洋表面温度升高的主要长期因素是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增加。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家今年5月曾发出警告说,由于海洋温度创新高,全球珊瑚白化现象范围正在扩大,且程度加深。过去一年里,全球逾六成珊瑚礁遭受的热压力足以引发白化现象,而这一比例预计将继续增加。

当海洋温度过高时,珊瑚会吐出生活在其组织中、为其提供颜色和大部分

能量的藻类,这样一来,珊瑚就会呈现白色,称为“白化”。如果海洋温度不能恢复正常,珊瑚会大量死亡,进而威胁到依赖珊瑚的物种和食物链。

气候变化引起的热带海洋变暖还可能导致本世纪末极端风暴发生频率大幅上升。美国航天局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海面温度高于28摄氏度时就可能形成极端风暴;海面温度每增加1摄氏度,极端风暴的发生频率将增加21%。

世界气象组织前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曾呼吁:“海洋变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正失去拯救融化中的冰川和冰盖的机会。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无疑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首要任务,以防止气候变化失控。”